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甲卷

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謄錄舉人臣劉禮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夷堅志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夷堅志五十卷宋洪邁撰邁所著容齋隨筆已別著錄是書所記皆神怪之說故以列子夷堅志事為名考列子謂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正謂珍禽異獸如山海經之類邁襍錄仙鬼諸事

而名取于斯非其本義然唐義原尉張慎素
已有夷堅錄之名則邁之名亦有所本也陳
振孫書錄解題載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
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
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峕賓退錄
亦載邁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
重複各節錄其序之大畧頗為詳備此本僅
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標題但曰夷堅志而失

載其原序証以與岑之所載乃支甲至支戌
非其正集惟與岑記支丙作支景謂避其曾
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疑傳寫者所改也胡
應麟筆叢謂所藏之本有百卷周亮工書影
謂應麟所藏乃支甲至三甲此殆即胡氏之
本而又佚其半歟朱國禎湧幢小品不知為
志中之一集乃云夷堅志本四百二十卷今
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刪之則悞之

甚矣陳振孫譏邁為謬用其心其說頗正張
世南游宦紀聞則謂邁欲修國史借此以練
習其筆似乎曲為之詞然其中詩詞之類往
往可資采錄而遺聞瑣事亦多足為勸戒非
盡無益于人心者小說一家歷來著錄亦何
必拘于方隅獨為邁書責歟乾隆四十三年
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一

宋 洪邁 撰

張相公夫人

錢履道字嘉貞京兆咸陽人也金皇統中游學商號過
鄆縣貪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曠黑不復辨路信馬行
到一大宅扣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曰此地
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途敢求棲寓一

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第宅妾曰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亡唯夫人在須臾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錢自謂奇遇若遊仙都情思蕩搖莫知身世之所留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諸人以為野蕙相視笑侮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來衆擁之登床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留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慚

懷抱累日不言去一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諸妾皆奔忙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怖因假寐久之狐嗥鴉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已身卧于棘叢古冢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香芬馥經月乃歇

樓煩道中婦人

嵐州宜芳縣飛鴛堡村民難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憩逢婦人素衣高髻年二十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來往嵐

州獨行迷路不知從何為便言指示之時分手婦人長
吁一聲遂仆地掖視之死矣言就邸舍求湯飲灌救竟
不起傍人過者見婦人死不明畏為已累執以告保伍
遭繫縣獄訊治雖自誣云殺而取其貲然僵尸無痕傷
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曹掾明生者審究呼問言曰
汝實殺人邪對曰難言也明生不悟其姓名再問之復
然以為疑乃曰然則所謂難言者非汝邪又對曰然明
還郡具白太守別選吏啟壙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

中無從鞫勘因縱釋使去言在家事父母極孝謹為鄉社所重至是蓋獲天佑云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臥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崛

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支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背天理將為君家不利于是畜于廐中而弗施轡勒驢嘶噉不已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劉將軍

金兵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為泰安軍其皇統二年累
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為守禱于岳岱不應繼致祭龍潭
赫日滋熾劉怒命丁夫運石負土欲填潭使平夜夢神
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今四海之內凡一勺之水則
有神主之吾弗得預又豈敢上違天津輒降膏澤邪幸
使君察之也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餘卒益輦石土投
寘潭內比暮遂平然到曉復如故劉了不警悟但竭人

力而為之當晝隆熱寒風倏起而雷電從潭出山阜皆震吏民懼甚劉猶督役不已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淑明殿馬

完顏亮正隆中泰安守貝實勒始到都款謁東岳廟遍禮羣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檢視見后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炷香敬禱曰后

宮嚴閼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久不決必累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祝罷回車明日晚闔卒走報云殿西素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久之各銜一人至一僧一童并奚奴貝實勒急策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駢械廡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女真千戶曰阿實達虐而斂所部誅求貲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翼鑽瓦斷椽經旬日始僅得達故外

人莫知藏其物於僧所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於廷亮
令杖殺千戶及其兩奚奴並竄僧童於遠裔

王二

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為業
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彷徨次遇女
子渡水來少年貌美而身無衣袒視王而笑王平生山
行野宿習見物怪雖知為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
邪怪邪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

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虎失蹤致墮茲處
生死之分只在須頃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
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嵒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
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屨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
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
顧傍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求
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
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

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略不謙拒攜手抵家
王妻趙氏既育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
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斂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
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巖寺
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
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

所從來疑為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此語望其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為災五種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

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為作証明使闔郡民為
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
是一雨三日外邑虞鄉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
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見于空
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
得為菩薩龍矣李為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
谷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
言是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命擅

行詬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解弟子之禍照為謁孫思邈
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獼匿於孫所居後沼遭
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燕王遷都

金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南
隅曰通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丘俗呼為燕王冢
不能知其為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埒定基址東墓正
妨礙議欲前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數日都民

於中夜時聞人聲云燕王遷都皆出而觀之見鑾輅儀衛前後雜遡燈燭熒耀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丘至西冢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為請於朝廷乃迂枉其壘以避之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惟日從其侶飲酒鄭飢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

切齒折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潔身而常常
若與私人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視久之庠歸舍入房
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
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貺
不敢隱也庠意雖憤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
責一日白晝此客至值庠在焉翻戒庠無得與妻共處
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為且鑄金為像晨夕瞻事俄為庠
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

元帥賞募尋索鄰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綳嬰兒
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
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劫取凡同
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
夜神又奪以歸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磚
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奈何許敬祀
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宋中正

魏人王員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狼狼戾恣暴
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金國正隆初有士人
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縱陳禍福其言似涉譏戒王
不悅答之曰天生德于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悖戾
悞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
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子勿以不根
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浹又一客
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有一

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脅吾固拒不欲聽君豈其黨邪
吾平生直心于鬼神事無所畏敬君衣朱衣而姓宋得
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
從空飛下衆爭趨救王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
過能焚廬舍耳俄頃火焰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邸無
遠近一切蕩然雖金堅玉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故有
火星廟略無所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行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顛有龍女廟山下民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議將徙聚落於他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黨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世居此墳墓廬舍其傳已久一旦委去於心終不安試瀝懇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為計亦未晚也於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于河濱擲盃琰以請得吉卜衆拜而歸方撰財慮

費是夜雷風大作聲如頽山暴雨傾河狐嘯鬼哭山下
人盡起皆以為貽神怒比曉霽色融怡一廟儼在平地
尺椽片瓦無有壞隳至于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
正基宇堅牢絕勝於舊自是淫漲抵廟岸即止民無復
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蟲大
起翾飛刺天所遇田畝一掃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鷺

形如野鷺而高且大廣脰長喙可貯數斗物千百為羣
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
數十邑皆若是纔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
事於金庭下制封鷺為護國大將軍

夷堅志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二

宋 洪邁 撰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湍潦所敗每一
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工金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
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泅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
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

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許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叟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埽即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請于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于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云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河中府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貨業稍
給買里民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日夕
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每施鞍
輒縮栗悲嘶為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
往丁村晚飲回及中塗距家猶十里欲急歸加鞭愈切
小童不能追隨負衣藥笥居後驢忽蹶墜涇于地未暇
起為所蹠齧食其股且盡氣未絕驢俵俵獨還家人驚

異謂必遭狼虎之厄而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尚負痛能言舁之到舍而死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入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四十奴僕徑往未及舉目

火光勃鬱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
趨出殿門閉目有數輩在後足踣為關闌翦斷統軍百
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
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汗蕩滌
無纖埃統軍齋戒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
什二三

王德柔枯蟹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於北郭旣成百怪交興白

畫出沒煙氣蓊蔚之中神形為面見人紛紜往來偃肆
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無效不可寧居
于是還舊舍而揭榜於是訪膽智者就驗之狗屠范五
素以凶悍著詣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且半西廡下砉
然大聲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朱衣形體充腴
似年有三十許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
南隅失所在范記其處明旦發土獲一枯蟹大而赤椎
碎投諸水其後帖然主厚謝范屠遂得安處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
藏珍寶卒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僞齊之末
羣盜肆行焚廬發冢略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呼聚三
百人畚鍤備集自晨至午及于埏中棺槨皆露衆疲困
憩臥或餐乾糲俄有一媪長七尺餘髮白貌黑形極醜
素練寬衣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涓流一
切沸涌衆怖而散走須臾烟靄四合神鬼出沒或聞闐

聞車馬聲或隱隱如雷移時開晴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隕者里民悉為之掩壙且致祭焉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帥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私蓄謂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

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皆補右
列後避兵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
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著青
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引相從西去
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
鏃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坐
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宿疽生于背胷背洞徹至膈膜見

五臟月餘而死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峯嵯峨高

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鑒目為團頂窅

呼官切

金正隆

三年秋民行山之隈至窅側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

斑斕光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藟絆縛舁下山舉村來觀

歎為耳目傳聞所未有數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

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于山

顛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
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吳臯保義

吳臯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立
軍得將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寓居
北神堰往盱眙聚亡賴潛度淮入泗東城劫富室王氏
獲金具三萬緡時完顏亮方桀驚移文對境詰索州縣繪
形立賞格甚厚臯恬不之畏與其黨入楚城呼畫工趙

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畫全與我不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答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急斯人真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効用使臣來捕之始奔淮北免屯莊淮民素嚴憚之莫敢問獨王雲者蔑視臯奮願出力淙檄捕盜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晚臯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尚率凶徒拒戰其一入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暈倒遂成擒雲

斬其首雙目不閉如生顧衆斜視切齒鴉鴉作聲見者
毛髮竦立時當劇暑越兩夕方到盱眙擲首郡庭雙目
乃瞑

胡煌僕

霸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
曰嚴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煌與
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
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為兄而謂其妻為嫂紹興庚

辰金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有一
密事煌笑曰非從我索積歲崔直乎曰否嫂與外人私
乎曰否然則捨兩者外何等可密嚴曰兄將死又不以
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弟有一術可救可
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于妻子皆憂窘莫知所出後六
十三日扣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
即授以祕呪曰纔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
霽四野無雲嚴塚疊桌凳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

烟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桌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索一大神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柰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旋不知所
在煌至壬辰歲始亡

丹州石鏡鼓

丹州之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寨懸崖百丈巖崿峭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響兵

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陷金而秦民聚衆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寨常屯萬人來者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金天眷三年秋歸身於西寨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鏗然遠近皆震洎臨鏡鏡倏明傍觀者見布子容貌自若而冠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為主久之東寨亦聽命關中羣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衄而退歲餘勝兵至十萬遂據延安稱王然未能二

年卒戕於金石鏡乃為祟云

九龍廟

漳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腴
乃立十窯皆燒瓦器唯一窯所成最善餘九所每斷火
取器率窳邪不正及粥於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固
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
響寂寂不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來見曰吾有
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分寄身於汝家窯下前此陶

甑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未嘗得一
好器物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劣而
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邪梁方竦然起拜謝龍曰汝苟
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大獲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
治材立新祠於舊址塑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
奉其子迨畢工居民遠近知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
禱祈雨不擇日而降梁之生理益於昔云

衛師回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餘四十未仕當盛夏偕朋輩投壺聚飲醉臥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沈湎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淵倉忙伏竄暨還家盡室皆已遭俘掠獨行山間彷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閤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因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杯救渴亦無由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

酒肆二姝當壚絕妍麗盡共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醕一卮又令添酒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曰酒家人當見客融怡笑樂何乃如是鬟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踐餘瀝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為之淵昧昧不信姝乃引入後室巡視大屋中羅列著醪糟傍有百餘人裸坐男女淆雜兩大鬼持戟以次又置槽內大石壓酢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

客踞坐壺矢之聲方鏘然遽話所夢尚未移一時憶其
經歷殆數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黃梁
事皆相似也聞善錄所載張生入冥事頗類此

常珪牛

常珪晉州平陽人父為里胥蚤死母攜之再嫁富民康
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
生理自給而珪事繼父略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
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

斃是夕康氏牛產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迸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廟相接金皇統中秋暴漲居民遭沒溺者十室而七灘下人見羣蛟激躍崖谷間推峯破岸觸處成淵澤屋廬如洗田禾一空大雨五

晝夜不止俄有牛數十出乎峻顛乘流而下與蛟鬪於
山麓黑霧縈繞火光迸射經一夕乃霽水循故道一蛟
長十丈死于祠下洛都守孟君率洛陽河陽兩郡士精
潔奉牲臨河致祭頃之有龍見于雲端驤首如赴萬衆
仰觀乃知其化為牛而殺蛟者於是即于其地立祠

夷堅志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三

宋 洪邁 撰

呂使君宅

淳熙初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歸塗次臨平衆已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獨在後三里至蔣灣迷失道詢于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過栢林中一大第繫馬數匹皆駟駿可愛問閤者此誰之居曰前邕

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者出澹裝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妾十數人延坐淪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將與寢昵賀自以武夫朴野非當與麗人耦辭娘子歎曰吾嫠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羣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贐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萬錢之貺又

云家姊在淨慈寺畔住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
日違軍期且獲罪窘怖無計奏馬獻之主帥託以暴得
疾故遲歸帥見馬喜而不問仍陞為正將後數日持書
至湖上果於淨慈寺西松徑中至姊宅相見如姻親仍
約明日再集亦留與亂金珠幣帛捆載以歸自是每三
四日一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驩洽迨暮外
報呂使人來姊失色然無以拒妹至三人鼎足共坐令
使者招賀入小閣峻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三夕乃釋

經半歲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妁納幣
正為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廛市二從軍
令人詣府投牒分橐裝遺之而乞身姊家同處明年寒
食賀子上父冢因訪姊家姊云妹已歸臨平矣又明年
復詣其宅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內有兩古墳賀子
悲異敬瞻而去

聞氏女子

永州民聞十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一女極婉秀不

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止
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呼女
前謂曰我尋爾久乃在此邪探懷中出小磁瓢取藥一
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於掌中曰此丹之功力能回天
機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爾有夙緣當服食可速吞之
女喜接纔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惚而覺藥猶
在鬲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旋則已化男子
形矣予是時即聞其事書於丙志中與此差不同且以

聞氏為文氏然大畧非誕也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
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偶駐逆旅逢數賈客攜
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
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
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
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

人蓋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
不若未曉啟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
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
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
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
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數輩隨
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
尸在坑肢體尚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

誅死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罔時見一吏揖庭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且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門望主者冕旒正坐乃扣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

主曰汝昔姓名為陳朝老今藉其宿學故聰悟絕人但
一生無絲髮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
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者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
養親之志吾奏于天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
還自知不久侍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金兵立功乾道中為襄陽帥
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檀溪飲于

水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
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
不欲往為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佐兵
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
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
惜又曰汝曹見吾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
來少頃而至則青驄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
去如飛足不踐地過人廬舍徑從屋脊超騰蔣驚怪忽

忽如醉夢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曹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日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于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

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脚如麻雷電交至
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
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剜其兩眼截其舌朱
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
也

張文寶

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旗頭年纔三十染
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

徒欲藉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脉切證不能辨溫涼謂
為虛陰投以附子大劑纔下咽進覺五臟如沸湯澆沃
煩悶痛劇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我必死當訴
汝于九泉之下已而奄然肌體皆斑黑葬之三日家人
具酒醴復墓進附女子言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
魂其妻奔告於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冢破棺則尸已朽
穢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側兩月而死

方禹寃

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馭
僧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
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于地恣行箠踢傷已甚傍人
勸諫猶搦之不釋衆舁禹寸步歸家因懾殆絕謂妻子
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毆萬一不起切毋訴于官呈
驗吾尸空播羞痛但冥紙筆于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
訖遂沒妻子銜茹冤恨不復彰聞楊自以為得志愈肆
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

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于幽冥蒙助我
二使共捕爾楊欲走禹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鳴
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荒窘之狀亦如此殺人償命欠
債還錢豈悠悠閒言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
慄慄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
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汪乙龜

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鼈供衣食乾道三年

秋月至湖上以錢兩千從魚者買一鼃其重百斤還家
寘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鼃也見汪來
昂首作人言曰願救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
而忍以為怪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
異焉披衣起喚汪勉其縱之於水不聽明旦叟又率他
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
未幾坐事繫獄遭杖家日以貧與妻皆餓死

段祥酒樓

鄱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榷酤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樓
頗潔素為山魃所據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夕則
拋擲瓦石擊壞罌甕翻水漿淳熙三年祥實董其事深
以為慮乃與他少年羣議之密蓄利刃散伏戶外及壚
側數人入室守視之又縛大雄雞置甕邊祥親執短矛
顯坐以伺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息聲頃之一物
身長六尺餘裹軟脚唐巾綠袍角帶曳黑鞢持手板從
樓下搢板揎臂欲至甕滌器聞雞振翼化為狸俯伏于

地將搏雞祥運矛撻其喉聲如狐嗥衆共擒殺之剝其皮斑斕可愛煮肉分食無餘樓怪遂絕

姜彥榮

鄱陽醫者姜彥榮淳熙十二年遷居泰門內因夜歸停燭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拊戶而立注目視之已不見知其為怪而未暇窮其迹他夕赴市民飲席醉歸復遇之灼然可識龐眉白首髭髯如雪著皂緣素袍姜大呼叱之没于地姜曰是必窖藏物欲出耳遲明發土二尺

許獲銀一小鋌重十有二兩復斲之鏗鏗然聞金革之聲堅不可入姜慮無望之福或翻致禍乃止

張鮎魚

鄱陽陶器店馭張廿二醜面闊口屨市呼為鮎魚乾道癸巳因逋負稅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縊死有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熙庚子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魚池索漁戶債正飲酒于肆見張從一黃衣急足來方怪帽已至前厲聲叱昉曰知汝在此故來需汝性命昉再

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喚丈母來共汝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來揮鐵尺擊昉朱奪其尺告之曰爾女兒分付丈夫隨我今若殺之何如出首張曰吾死七八年囚繫陰司受無量苦壻全不救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夭喪安得索休適尉曹兩弓兵過覩其紛爭不知為鬼也亦語之曰汝無故白晝打殺人定當累我張乃顧黃衣曰為我追此人去黃衣曰須是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得文牒方可追人豈得專擅擾擾薄暮張夫

婦及黃衣就置酒處僦宿昉與朱并弓兵鄰室而處略
無人鬼之辨張終夕詬昉又使黃衣反其家取錢良久
負二千至弓兵問所自對曰在張家桌下取來初時左
門神見拒而右戶尉為我通報故得之明旦與朱陳復
同塗到鄱城西北蟻洲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歷歷聆張
聲音旋臥病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包氏僕

鄱陽包氏居濱洲門內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浴

之於放馬渚常為白頸鴉登背拋糞深患之逐去復來
於是敲針作小鈎貫以長縷從馬腹旋繞至背挂餌於
表鴉啄餌吞鈎不可脫程剔其雙目睛懷歸舍求酒於
主家而吞之自此眼力日盛能歷覽鬼物於虛空間嘗
與包婢在厨見一鬼瞠目抱舌項下纏索履門闕窺瞰
程持杖擊之呬呼窘怖冉冉入地而滅蓋向時有縊死
於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覩雖似人形而支體多
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人謂千歲鴉目能洞視

程所吞者其是歟

夷堅志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四

宋 洪邁 撰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廬衝民劉四秀才紹興四年十一月暴卒
為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陞基可高一
丈許王隱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云共相公知
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顧語左右

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不敢答辭曰
未曾啟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不得漏泄此是
饒州洪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吏押回劉歸塗歷
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袖掩其面遂茫無所
覩行三十餘里始釋手別有十一殿巍然僧合掌升高
坐前有黑光桌鋪白紙一張紙上數蟲蠕動僧下坐執
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曰汝在生脩何善業對曰無
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世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汝

去汝來已經三日恐汝妻子壞了宅舍宜亟還吏即引
行過澗水兩重躍而寤次年二月劉生鄰人葉百一至
憲臺投牒館於逆旅黃氏與人說此予不暇親審也因
記文惠公頃游廣府府帥方務德滋留攝幕屬與其弟
稚川同官稚川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為共通判
而洪氏所出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晉共華魯共劉
皆讀曰恭至漢乃於左方增水云

張鎮撫幹

鄱陽張鎮者忠定參政之孫為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
紹興四年十一月參議官張廣滿秩鎮送之于沙頭留
飲至二更乃還城方就寢而府市火作鎮起從王帥樞
密出視歸已夜分天未明忽連聲稱救救妻秦氏呼問
之瞑目不語頃之而絕先是十日前遣一黥持信檢至
德興半途覺肩重自是日日頓增殆不可負嘗擲之于
地曰莫是裏面盛著死人頭如何更擔不起過江上渡
以語舟人舟人試舉之亦云未嘗有遠路信物如此重

者既到張氏宅黥納書于鎮父通州使君埏啟檢但鹿
脯耳纔出外便為物所擊為鎮音聲責之曰汝在路如
何得罵我黥謝不敢俄直入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
定數無所復恨鎮未有子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
歸其家大姊嫠居歲久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願別為
謀終身之託黥旋仆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鎮正
其室范氏所生尤以為戚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黥西來
時鎮之神識已憑之矣悲哉死時方三十五歲秦氏堪

之女也

雙頭蓮

鄱陽高嶠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為學舍池中蓮生花
雙頭丞賈燠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吳興
鄉校肄業直廬後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
折取諦翫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諸人共致
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
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遍體故云至

秋獲薦送廷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華延年

處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肄業褫身齋嘗與同舍聚坐爐亭上齋僕報處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衆異之而扣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卦肆求占得詩曰焮鑑總龜如注學未見才名能廣博希點若來參學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今陳君者正名希點蓋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為學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

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兆乎果以淳熙辛丑同登第希點字子與為第四人

項明妻

餘干洪崖鄉嶮嶺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為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元年有巫從於他鄉來言能致亡者魂魄項令召其妻隨命即至項無所覩女已二十歲獨見之真其母也遂留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父母來仍

攜僕從欲飲食項即辦供具初同席鋪設妻曰主僕不當均禮乃別置焉繼言吾父室廬損敝擬造新居求錢助費亟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甚多無人輦送乃喚畫工作兩力人既成嫌其矬弱復易之俄告去曰欲偕二親治屋經月餘再來所親李媪訪其夫夫不言問女云已被阿娘於腰間打一杵媪歸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為崇禱之始愈相處一年漸縮小其竟也殆如嬰兒遂不見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為桶匠居城外和衆坊妻生三子皆娶婦
嚴死累歲妻以淳熙庚子四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
於家七日方作齋會姻戚咸集一蝮蛇俗稱鼈鼻者長
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蜒蜿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
視之蛇昂身向子點首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欲悲訴然
或擬舉杖加箠子遮止之鄰媪乃問曰爾是嚴婆邪點
其首又問何處是汝靈坐即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

三婦房何在皆隨聲而往問三子亦然既罷徐徐入戶限內不知所之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為性倔強當夏夜與妻子露坐于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而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支體手足雙眸睥睨睛光閃爍竦耳侈口勃窣造庭際劉氏大小駭走旋失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數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隨伺其何往乃

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凌晨命鍤掘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礮齒多缺落獨兩眼存取斧推碎之戢戢流清血舉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待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于地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覩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棘有聲李家人畏有奇禍別僦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於人張南仲待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

澈溫潤遣僕舉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二十鉞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柔

衢州倡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來者所稱賞年纔二十餘遇疾而死駛卒王先與之同里居時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獨行詢之曰今欲何所往曰欲到臨安看郊禮卒曰何以不攜婢僕又不乘轎但一婦女單子遠途豈得為便柔笑而不答旣

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為寄聲父母言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還首訪李氏知所見者鬼也

詹煜兄弟

臨川士人詹煜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煜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遍以語人弟變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煜悟向來之夢儻用以破

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於第一韻領聯云凡
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禮之及揭榜煜為賦魁燮亦偕
薦送是歲以賦求舉三千人唯二詹兩句擅場夢信非
偶然者

靳守妻妾

靳春太守不欲紀姓名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東濕
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翦刀斷
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而死後其家設水

陸齋會僧方召孤鳧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
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
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督冤責償勢必不免斬
守許以佛經及焚楮鏹祈釋其怨晁云妾不可數日而
卒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為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將受代暫假南城
驛寓居侍妾張燈于臥室課其子讀書孟之房纔隔一

憲子忽見一物狀如猫而有毛潔白如霜自室突走出
外報其母共持燈跡探所向孟聞其紛紜亦疾趨往視
甫下廊廡兩室皆摧壓器皿倚桌當其下者悉糜碎非
白猫示變孟氏一家且併命嘻其危哉孟今除桂陽守
此驛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寧茲乃能為人福可洗積
愆矣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

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采捕
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
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羣蛙
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污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
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
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
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縱使
去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而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

責其妄語給已咄咄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
取常用剥蛙刀刺之中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鞏庭
筠時為邑宰鞫其獄衆證悉符物色逮老僧杳不可得
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九里松鰍魚

鞏庭筠為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顯正縣尉錢紹彭同
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水中小鰍魚相銜逐隊而嬉纔長
二寸許戢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鞏邀二客下馬步觀

之行百餘步到水際得一穴穴中水湔湔羣鰕迭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廬試訪其故答云向有陳翁者專為貨鰕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遷居此地自賣鰕夫妻近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為掩瘞於一穴比以積水所漬冢土傾摧每見鰕從中出常時未省有之不知何為也輩與客憮然驚歎此翁媼墮鰕類以償業債即命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鰕于西湖予所記煤鰕翁亦爾

鄧如川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國
思得官為人疎雋少檢頗工製小詞作大字娶宗室朝
議大夫子詮季女絕有色未及從宦而亡家素貧趙無
以守志才服闋攜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子甫一月
黃夢鄧至誚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今受命為瘟
部判官汝宜速罷婚不爾將行疫癘于汝家至時勿悔
也黃驚而懼雖甚戀慕趙不得已亟與決絕踰年後趙

益窮匱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
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之疾移汝身童方溺愛不
謂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黃文明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紹
熙辛亥黃居家臥病吳往別業就醫歷數月小覺勝常
夢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來追逮取視之
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愠怒謂州縣不應無

故呼舉人又斥侮如此始猶力拒俄已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闕其戶寂無一人走卒亦不見進至中堂入一室中望其間設榻兩人共被而寢近而觀之皆犬首人身怖汗奔出轉而之他遇一道人與之揖問此為何地曰此往生之所也未及再語而寢以白父及告妻子深訝朕兆之異已而病甚遂卒如松亦繼亡里中論者以為黃吳儒生操持無顯過而身後疑墮異類若云隱慝則非外間所知也

夷堅志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五

宋 洪邁 撰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祟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邪告我

何害此崇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摧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耳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祕之勿泄宜預備長綵線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一二種若使人固足為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弗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怫然而去胥視二者乃捏泥所製即攜示

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羣祠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偶者頭上無冠一足只著襪采線出於像背楊誦咒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淫祀也楊終于郴州理掾營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舒嫩四

淳熙元年通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餘貲作鐘

樓壇屋往往虛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主事者
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其親戚先
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傍側積錢甚
多近視之則淳禮也問所坐何罪頰眉而答曰正治九
疑醮事也曰是役唯君用力最勤於公家而何故反見
拘執淳禮曰此陰府耳吾實于斯有欺隱故獲譴獨重
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舊識卜人蕭諄相與揖
語曰汝勿恐當得復還旋踵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

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為黃衣卒來追理
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龔輿夢

潭州士人龔輿乾道四年冬與鄉里六七人偕赴省試
過宜春謁仰山廟祈夢輿夢至官府見柱上揭紙一片
書龔輿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稍不聯接既覺殊不樂
自意必下第及春榜至輿中選餘人盡黜始以語人謂
夢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个也神言龔輿

一个得耳豈不昭然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佚與並舍少年姦甯每側目唾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甯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脅汙我不肯從懷刀見殺幸而得免甯適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里正赴縣

獄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甯貧而嗇且自恃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軍守戴顓不能察且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凌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顓意鍛鍊成獄奏之甯坐死而賜游氏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有節婦之稱郡人盡知甯寃而憤游之濫竟以與比近林田寺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甯為祟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顓為提點刑獄延璽劾罷趙賊敗去官軍縣

推吏一死一點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鼈鰕鰓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久之益侵宛轉一榻上跳擲簸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田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有田皆上腴會寺僧盡死寓客呂
郎中來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欲承佃之
呂之女嫁軍守孔搢之弟張畏其挾勢遂給與之寺以
是廢并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夢客通謁自言為
妙智寺土地以田為請曰可令呂公見還而別命僧主持
香火脩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連夢皆然及罷去
復夢來謁而加懇切張悔懼具告呂呂殊不顧省張調

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夢張服綠袍如平生偕寺
土地來斥數其貪仍警以咎譴申言再三呂竟不聽其
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除守蜀中郡行至武昌而死
長子繼亡

湯省元

瀏陽湯濤君寶為士人時游學於清江每往來必過宜
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行通衢遇兩士
同塗揖問姓氏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云歐陽少頃一吏

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闕華屋二少年衣冠煒
如若貴游子弟與之坐置酒高會席罷徑起一僧在側
相問訊拉詣別館見一鐘絕大絰於架湯拊摩之謂僧
曰試扣之如何僧曰鐘雖成俟經洪爐陶鑄乃可擊今
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止聞一方若得洪爐坏
冶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之當播聞四方非茲日比也
遂驚寤歲在丙午潭州秋試以第三名中選舉首則王
顏次為歐陽問丁未南省湯魁多士予實典貢舉乃悟

洪爐之兆蓋默寓姓字夢中二少年疑為王子僧者小
釋迦云湯作記刻石茲僅傳大略耳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秋冬之交農圃告病府守張
敬夫棧遣駛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廟問何時當雨既
至投牒畢宿於祝官之家是夜駛祝同夢神令具報云
明年上元前三日方有微雨仍以錢二千與來使且命
於牒中併言之又諭駛曰錢須令左司見駛拜謝旦往

辭得牒及錢于案上歸途之用遂使所攜錢至復命張
視牒問錢何在時纔餘百錢探懷取呈猶銅錢也張顧
左右轉接諦翫則變為紙灰矣至正月十二日果得小
雨僅能洒塵於沾丐殊無補

劉畫生

建昌新城劉畫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崦間值雨
趨避道側樹下聞人咄咄語聲顧見二婦女冒雨偕行
一老一少遙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年矣天

涯海角尋求且遍元來乃在此劉曰我平生不曾殺害
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稱五十年相尋真是錯也二婦同
辭云曩實為汝所殺安有錯誤今必不相捨劉甚懼奔
至旅店具為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傍主人畧無所
覩以為病狂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如廁解衣帶欲自
縊人急救之得免店左有廣祐王行廟主人使拜禱祈
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欲謁大神而買香不費
十錢如何感應劉徑入懇請才出門即仆地昏臥移時

洒然云似夢非夢見神緋袍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
既而曰劉生持十齋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還二婦拱
俟庭下相視掩泣若不從狀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
自是絕不茹葷時淳熙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景德寺酸餡

南城張遷善知縣家僕姚卓次子為景德寺僧一孫年
十許歲間至叔處淳熙丁酉三月望夜夢如常日嬉遊
到佛殿前遇長身僧與之一酸餡納於袖中睡覺儼然

在手以告母欲食之母疑其異轉語卓卓頗駭亟攜孫往直其事乃昨夕張提刑來塔院設水陸供食也他僧取餘者比校無少差卓復懷歸寘佛堂香合內而次夜孫又夢前僧來責曰我與汝酸餡何故不喫汝旣無用當以還我孫不能答迨旦視合中失之矣

劉承議

劉旦字德遠新城人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夢不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郎不

考課妻子催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遇光堯慶壽例賜磨勘謂從此為郎只旬月事殊顒望熨喜未幾自通判陳州代歸卒於九江舟中方無恙時取所被勅誥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可開及沒後家人乃啟視之蓋述宿夢言見一異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郎即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不願遷此秩然賦分既定懼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用為鑒聞者以劉為知命恨其不

踐初心云

劉氏二妾

從事郎劉恐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
使二妾主家政一旣生子又娶于高氏攜媵婢四人淳
熙初為通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十一二矣妾性
悍狡慮正室得雄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衰密
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
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外治事或對

客輒啼噉奔叫恐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為母所箠恐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于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恐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恐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鞫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茫昧難以寘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罹決絕外間皆明知為誣恐獨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夢
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數百書人官職姓
名以雌黃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郎通判某州張某
凡某字處皆為烟霧隱蔽不可遍識是時文階寄祿未
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新制也嗟
歎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厯知撫州崇仁縣
官朝奉郎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赴後調龍陽軍使

自是無宦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人適為尚書省都事
徑為陳牒于吏部再遷右朝請郎思名位已濫默默不
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輶為張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豐買城西空地為
菜圃僱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鬻之受直
歲紹興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恨恨未幾夢其至
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何為復來對曰自九月

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他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間犬生兩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曰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同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郎呦呦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叔獻

石叔獻南城巨室也娶濮王宮諸孫女得官幹僕吳榮者為之掌錢穀出納積為欺弊訴于軍軍守趙不流子

和其婦近族也窮治其罪杖而編隸泉州淳熙六年叔
獻卒於家榮弗知之嘗出行屢次遇一白袍商客宛然
主翁也趨拱揖問何日至此曰偶以事亟來未暇與汝
欸語遂分手去榮詣旅舍訪之遍城皆不見後榮因赦
恩得還鄉詣石氏始聞其亡方在泉相值時去世已久
矣未幾榮亦死

夷堅志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甲卷六

宋 洪邁 撰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

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騁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曉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舊遊茫然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塗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娟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邪士喜甚扣其徙居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繫府獄故出而祈

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二里許
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
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
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略無分毫求
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斂衽
嚶颺曰自向來君去後不勝憶念之苦厭厭感疾甫期
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
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誠慮見疑訝故

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唯宜服平胃散以
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
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如是
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
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服藥一切用其言
後每為人說尚悽慘不已予族姪圭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成老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

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佇立廷下偶聞羅王
未出廳故得暫還然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
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著敝青布袍躡破麻鞋
負兩筇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尚有餘
饌隨與之既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盡至於再三皆
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酒乎曰固所願也但為

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
今日所作齋會云何告以故客曰儻呂真人自來必不
能識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笑曰我却曾識
他面貌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追寫一本
主人喜既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真手中棲蒹俄而
大吐就以拭殘污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奈何旁觀
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絹於空餅笑揖而出一童探餅
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決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

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標飾寔淨室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巴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唯二子一館客同途啓行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纔入松徑主僧率其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憩坐法堂上余以僧禮勤厚問之曰適間元不曾遣駛卒先至師何以

知吾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洒掃敬俟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矣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實然但不暇為僧語其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為倅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殆非吉兆道人以丁固生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

去暨到官將受代適巴東缺守荆帥趙丞相薦其姓名
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未行感疾
趙諭幕客張鎮為挾醫治療醫言脈已絕趙餌以金丹
似少間一日正寢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燈子答
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燭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
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而瞻視雙目瞭
然俄頃而卒蓋將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
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守約食貧居於州之南境莆田陳魏公與之有舊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不妄取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為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設饌約以即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惻其窮謂無此橫財當未入鬼錄乃知

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通判李善學嘗在其席下備言本末

高周二婦

南城鄧札生子雇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姦至於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兒後數年得蠱病腹脹膨亨面色如梔蠟徹日夜呼痛至不可忍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亟家人環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故更抱嬰孩來相惱亂俄伸足為蹴踏狀

又曰爾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踏向牀下了少頃復為塘觸之勢且望空紛拏辯數皆知其殺子之冤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旁目擊之既嫁因產女患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即漬諸水盆內明年再懷妊見異蛇入房驚而成疾至困臨終譖語累日略與母死時同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於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

徐行抵廷下望乃父朝服据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纔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童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謹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職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

郎周煥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括聞此說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亟詣闕注此官且以懷趙夢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秩滿吏部差知雷州客都城待班陞對買二少年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郎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指相踵為太山府君三人同一轍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

云

豐城下渡

豐城縣界三港口新開河一津名下渡紹興庚戌八月
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淨形容瘦瘠若平生
素相識來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間當捨去
故專告別媪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日同邑苦竹
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隆宮謁許真君過而登舟
未濟並溺死道俗奉許真君極虔謹二嚴沿途飲酒食

肉疑以是獲譴云

兜率寺僧

分寧縣兜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居民黃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為可貴重其子堅淨遂毀以為卧榻單久之得癩疾痛苦穢腐數年乃死

吳滲二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挾

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手掇一第每語人曰二龍夾吾身蓋來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吳訖不偶怏怏成疾還家忽具綠袍鞞簡着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答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遽再拜叙別而出徑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為子納婦貸錢十千於資聖寺長老
經二十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於償逋荀後得疾
且篤呼其子觀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
今本處伽藍神遣人押長老來索取可急買紙錢燒與
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偕長老見在此拱立汝輩
不見邪洎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欲往報恩寺前尋徐
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方自吉

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寓居彼寺寺之人用常住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拚有其貲以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死于鄉張公蓋未知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沈重沈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為救釋

請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於太平興國寺燃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二十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切旦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福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為坑冶司幹辦公事閤卒白曰今早啓戶未幾有賣豆乳者來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頃於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閤以姑子為言遂往視

其祠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
值

甄錡家醮

甄錡知南康軍感疾遂亟醫者已束手其子曰偶曰儻
延天慶觀道士即軍治建醮筵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
器皿七箸皆易以新者既畢事錡與二子及主醮道士
俱夢入大官府見一神呼曰甄錡大數已盡上帝以二
子孝誠可嘉並齋筵精潔如法特與延壽一紀明日皆

欲言之僞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勿形口說庶幾可信於是如其請所夢悉同咸為甄氏致慶意老人壽算當蒙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恰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欲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夷堅志甲卷六